

上

乾隆朝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 / 著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上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 远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下

陈亚先 水运宪 姚 远 / 著

王乾
朝隆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乾隆王朝/陈亚先, 水运宪, 姚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4

ISBN 7 - 5063 - 2619 - 1

I. 乾… II. ①陈… ②水… ③姚… III. 电视文学剧本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3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9315 号

乾隆王朝(上下)

作者: 陈亚先 水运宪 姚远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毕诚彩印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700 千

印张: 25.25

插页: 6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619 - 1/I · 2603

定价: 3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二十一章

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内燃着炭火。

乾隆手持一份奏报，站在炭火旁，显得浑身燥热。突然，他走到窗前，刷地撩开窗帘。

窗外，大雪纷飞。

乾隆感慨道：“好一片银装素裹，朗朗乾坤！大胆英夷，蕞尔小国，竟敢无端生事，伤我大清子民，可恼可恨！”

赵锦云挑帘子进来禀报道：“皇上，桂中堂来了。”

乾隆眉毛一扬：“快叫快叫。”

赵锦云退出，阿桂苦着脸进来，一声不响地向乾隆跪下。

乾隆一摆手：“起来起来。朕正有大事要跟你说。”

阿桂仍旧跪着不说话。

乾隆没有在意阿桂的情绪，管自说道：“郭世勋送来一份奏报，奏称英夷商船竟无法无天，随意开炮，打沉我渔船一艘，伤毙我渔民三人。如此藐视天朝，绝非小事。朕本当敕令郭世勋就地将在事的英夷缉拿正法，但事关国体，不能草率。为申我大清森严法度，以儆效尤，朕想派你走一遭。你一定要将此事办出声势来，扬我天威，震慑群小！”

阿桂抬起头来：“皇上，如此大事，奴才本该效命驰驱，只是……”

乾隆忙问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阿桂道：“恳请皇上收回晋封奴才一等公之成命，奴才方可心

无挂虑。”

乾隆不悦地道：“这事就不要说了，上次朕就告诉过你，征缅甸之战成就了本朝十大武功，这是彪炳千秋的伟业，晋封一等公是持正之赏，为何反复推辞？”

阿桂推脱道：“奴才功不至此，实在受之有愧。”

乾隆火了：“笑话！你的意思是朕荒谬失察，有意夸大你的功劳？”

阿桂十分诚恳地道：“皇上，上下瞻对、大小金川、征廓尔喀、打准噶尔，奴才都是一刀一枪挣下来的战功，惟有这一回……”

乾隆粗暴地一挥手：“住口！下去！”

畅春园的雪地里，两行脚印迤邐到远处。

乾隆与和珅踏雪而行。

乾隆显然处在恼怒中，斥责道：“迂腐可笑！阿桂自以为他是谦恭礼让，把个一等公的封赏推来推去，想做个不邀虚名的忠直榜样。他若果然忠直，就不会把广东的大事搁在一边，而只顾邀取自身名节！”

和珅道：“皇上不必为阿桂烦恼，就让奴才去广东走一趟吧。”

乾隆眼睛一眯：“你去？”他用手向周围一比画，“这么大一片园子要修，都是你的事，还没动工呢。”

和珅胸有成竹道：“皇上的八十大寿还有三年，误不了事儿。”

乾隆又想了想说道：“阿桂是个大将军，朕派他去，是想用他的雷霆手段震慑那些胆大妄为的英夷，你去嘛，也无不可，但朕担心你谨慎有余，杀气不足。”

和珅道：“皇上放心，当柔则柔，当刚则刚，奴才自有分寸。”

乾隆断然说道：“你不用替阿桂挡着，朕御极以来，还没有遇见过胆敢抗旨不遵的奴才！”

京城阿桂府后堂。一张圆桌，桌上摆着酒菜，对坐二人。阿桂正在灯下喝闷酒。

和珅坐在对面，给自己斟满一杯，高高举起道：“桂中堂，标下借您的酒敬您一杯。”

阿桂带着几分醉意道：“这杯酒有什么由头？”

和珅嘿嘿一笑：“由头就是桂中堂的显赫战功。”

阿桂沉默了片刻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什么显赫战功！阿桂征战了几十年，还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！”

和珅惊问道：“桂中堂大奏凯旋，缅甸臣服，怎么倒说是窝囊？”

阿桂有些激动地：“人家是不败而降。”

和珅大惊，倏地站起来：“桂中堂，话可不能这样说！”

阿桂道：“我说的可是实话。”

和珅一脸肃然，缓缓说道：“桂大人，战报上可写得明明白白，您如果说的是实话，岂不是说十五爷谎报战绩？”

阿桂默然不语，又喝下一杯闷酒。

和珅接着说道：“皇上不只是晋封了你为一等公，也封了十五爷为嘉亲王，你辞不受封，十五爷将如何自处？再说，皇上从来一言九鼎，您自诩谦恭，再三推诿，将置君父于何地？”

阿桂目光炯炯地看着和珅严肃地道：“你如今也是军机大臣了，当初你可是我帐下的一名书办，这几步前程怎么来的？参查王亶望、处治国泰、建造万福楼，哪一件不是实实在在的功劳？实话说，就为这个我才服了你，你的功劳中若有一件不实，就有邀功倖进之嫌了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你就不必再说了。”

京城嘉亲王府前厅灯烛辉煌。

嘉亲王颀琰正与阖府家人摆酒庆贺，十格格也在席间。

一名亲信走到颀琰身边，悄悄说了句什么。

颀琰脸色大变：“他竟然还是辞不受封？”

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内，阿桂一动不动地跪着。

乾隆强压盛怒，语气里带着阴冷：“你是打定主意要驳回朕的

旨意了？”

阿桂从袖中取出一份奏折，举过头顶禀道：“奴才有陈情折在此，请皇上仔细看看。”

赵锦云接过折子，转呈乾隆。

乾隆看也不看，顺手将折子扔进炭火里，折子一下呼呼燃起，火光中，阿桂的脸上一阵痉挛。

乾隆看定阿桂的脸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你的大学士、御前大臣、领班军机不都是朕给的吗？既然看不上朕的封赏，为什么只辞掉一等公的爵位！”

阿桂倔强地回答：“奴才不敢受无功之赏！”

乾隆一阵冷笑：“有功无功不是你说了算，从准噶尔回来，你也说过，平定西北是朕的功劳，朕赏你是看重你。你既然不要朕的看重，朕也可以收回！赵锦云。”

赵锦云躬身道：“奴才在。”

乾隆不动声色地道：“告诉刘墉、和坤，立刻拟一道旨意，罢免阿桂大学士、御前大臣、领班军机，削去一等公爵位，派往云南，充任藩司，戴罪办差！”

阿桂猛地一愣，反倒像一身轻松了，磕下头去：“谢皇上恩典！”

和坤府前厅，赵锦云正在宣旨，和坤跪听。

赵锦云的声音细高：“上谕：着和坤为钦差大臣，前赴广东，严厉查办英夷炮伤我大清子民一案，克日启程，钦此。”

和坤听罢圣旨，心头一惊，道：“赵公公，桂中堂又去见过皇上了？”

赵锦云道：“可不是嘛，桂中堂愣是放着一等公的爵位不要，再三推辞，皇上一生气，就把他给贬了。”

“贬了？”

赵锦云点点头：“领班军机做了云南藩司喽，今几个就得去上任。”

京郊官道上，和珅、刘墉、纪晓岚便服简帽，陪着阿桂，在大道上缓缓地行走着。几十名亲兵、侍从牵着马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。

阿桂停住脚步转身拱手道：“三位不必远送了，卑职就此告辞。”

和珅、刘墉、纪晓岚三人对望一眼，同声道：“桂中堂……”

阿桂深深一揖：“三位大人冒昧了，阿桂如今不过是三品藩司，微末小吏，烦三位相送，已经不敢当了，岂能再冒领旧时称谓！”

和珅道：“皇上不过是一时之怒，雷霆过后，必有雨露，桂大人怎么说也是国之干城，岂能久居云南一隅？”

刘墉点点头：“和大人此话实在是持平之论，皇上绝不肯长久埋没谋国老臣的。”

纪晓岚插上一句：“要叫我说呀，桂大人去当藩司也好，再打仗，您就当解粮官，我看他们谁敢带兵。”

阿桂忽然豁达地大笑起来，朗声道：“三位大人一味替我排解，倒是送我枷号充军似的。实话说，自从我拂了皇上美意，就没想还有这么好的结局。我虽然贬为三品，但总算辞掉了如芒在背的一等公爵位，就这，我也一身轻松，谢恩都来不及呢。范仲淹有句话‘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’，到了云南我正好趁此机会为民分忧，你们说这有什么不好啊？”说罢，又心无芥蒂地笑起来。

和珅却仍然笑不起来，忧虑道：“大人以朝廷枢臣，屈居杨应琚属下，我只担心您受不了那份尴尬委屈。”

阿桂一摇头：“不提他也罢，没有他，这一仗还打不起来呢！我早看出杨应琚的苟且之心，这回正好敲打敲打他。”

和珅不由心中一怔，诚挚地说道：“阿军门，门下用您的话劝您一句，打仗不光凭个勇字，凡事得讲究韬略，别得罪了皇上再去得罪上宪啊。”

阿桂这才苦笑了一下：“和大人的好意我明白，但我就怕到时候也顾不上得罪不得罪了。就此告辞。”

京城嘉亲王府书房，颀琰忧心忡忡地询问一名亲信：“阿桂走了？”

亲信答道：“是。两位中堂和纪夫人都去送他了。”

颀琰“哦”了一声，摆摆手，亲信退下了。颀琰正在凝眉思索，门房走进书房上前禀奏：“王爷，和中堂来了。”

颀琰眉头一展说道：“快请快请。”

须臾，和珅大步走进来施礼道：“十五爷，奴才奉旨去广东办案，特来辞行。”

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，乾隆与弘昼围炉对坐。

乾隆问道：“阿桂走了？”

弘昼道：“走了。皇上有旨意，他敢不走吗？”

乾隆又问：“颀琰没有去送送他？”

弘昼道：“没有，皇上贬了阿桂，老十五心里一定不好受，也就不便去送了。”

乾隆苦笑了一下，叹道：“他有什么不好受？朕看他倒是心安理得！”

弘昼啜嚅了一下，沉吟道：“以臣弟看来，老十五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，他处处顺从圣意，事事依旨而行，这是好事啊，倘若他也像阿桂那样，辞不受封，皇上恐怕更难料理喽。”

乾隆似乎无话可说，猛地站起来走到窗前。

嘉亲王府书房，和珅与颀琰正在谈心。

和珅道：“这几日十五爷没有就阿桂之事向皇上表明一下心迹？”

颀琰叹一口气：“怎么表明啊？我若像阿桂那样辞去嘉亲王封号，在皇阿玛那儿定然是火上浇油，我就这么一声不吭，皇阿玛这几日又总是不阴不晴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”

和珅道：“十五爷，征缅之战是怎么回事，不用阿桂说，皇上

也早已心中雪亮。论起来，十五爷并没有错，皇上让您征缅甸也好，封您王位也好，您没有不遵旨的道理。在奴才看来，十五爷可谓至忠至孝，可您忘了一个‘诚’字。”

颀琰目光一朗催促道：“你说下去！”

和坤推心置腹地说道：“奴才跟了皇上这些年，深知这个‘诚’字比‘忠孝’还紧要，若不出自于诚心，忠孝也都要打折扣。王亶望开捐纳监，为百姓办实事，也可说是忠于皇上爱民之心，可他谎报早情，欺君冒赈，就谈不上‘诚’了，岂不知皇上最看重的就是这一个‘诚’字。”

颀琰恍然大悟，脸上充满感激。

紫禁城养心殿西暖阁里，案上摆着几幅水墨画。

黄杏儿一幅一幅地指点着：“我画了几幅画，这一幅画的是畅春园柳堤，这幅画的是山高水长阁，这一幅呢，是父子二人在清漪园泛舟，皇上看看哪一幅好？”

乾隆心不在焉地赞道：“好，都好。”

黄杏儿回头看着乾隆，小声探问：“皇上，您有心事？”

乾隆歉意地一笑道：“朕有些累了。”

黄杏儿也柔柔地笑了：“皇上所累的这些事，杏儿可说不上话，我只劝皇上放开些，有杏儿陪着的时候，您就别总想着自己是天清的皇上。”

乾隆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黄杏儿连忙道：“不说了不说了，咱们还是看画吧。”边说边拉着乾隆看画。

忽然，十格格抱着一个点心盒子跑进来，向乾隆道：“皇阿玛，十五哥让我孝敬您一盒酥点。”见黄杏儿也在，又说道：“杏儿也在，你们正好一块儿品尝。”

乾隆像有某种预感，忙道：“十五阿哥送的？快打开。”

十格格答应着打开点心盒，却见里面有一个折子，不由愣住了。

乾隆早看在眼里，伸手取过折子，急切地打开浏览。只见折子上写着：

“儿臣顛琰诚惶诚恐跪奏：征缅之战，三军奏凯，缅王臣服；十大武功，永垂青史。然细究此役，实乃皇阿玛天威远播，缅甸畏惧，束手来降，而非儿臣征战之功。儿臣素无军前历练，交战之初，难免调度失当，以致败于缅甸之手。皇阿玛并未深究儿臣之胜败得失，反以军功赐儿王位。连日来，儿臣惶恐难安，既深感皇阿玛天恩博大，又扪心自问，痛感儿臣于‘至诚’二字有亏，因此据实奏闻……”

乾隆越看越高兴，终于满脸雨霁云散，露出舒心的笑容。

十格格问：“皇阿玛，十五哥写些什么呀？”

乾隆也不理会她，径自走向案边，拿起一幅画来，对黄杏儿说：“杏儿，你这几幅画，还是这一幅‘父子泛舟图’最好！”

十格格不知所云地看着黄杏儿。

黄杏儿却会心地笑了：“你十五哥是皇上的好儿子！”

珠江入海口海岸清军要塞，和珅用单筒望远镜望着海面。两广总督郭世勋和一批官员站在他身后。

和珅放下望远镜，转身向郭世勋问道：“郭制台，这些都是英夷的商船？”

郭世勋答道：“是，每一条船上都有火炮。”

和珅问：“究竟是谁开炮打死我三位渔民？”

郭世勋答道：“卑职早已查明，凶手共有三人，为首的叫汤姆。”

和珅又问：“为什么没有缉拿归案，还让他们的商船在海上自由往来？”

郭世勋一脸激愤：“中堂大人，要不是皇上降旨，由您这位钦差大人亲来查办，我早将这几个英夷枭首示众了！”

和珅脸色冷峻地说道：“蕞尔英夷，就敢伤我子民，事关大清天威，皇上口谕，要严厉查办，因此，此案要办出大清的威风来。”

我看，将那几个开炮的元凶枭首之时，应让所有来华经商的英夷法场观刑，这叫杀一儆百，使他们永不滋事。”

郭世勋双手一抱拳，说道：“大人您圣明！”

广州一码头上，英国商人首领约翰逊与卡杰里正在说着什么。

卡杰里怒道：“约翰逊先生，你的手下为什么要开炮打死大清国人呢？这个麻烦可惹大了！”

约翰逊一脸惶恐地道：“这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喝醉了，鸣炮庆祝圣诞节，谁知道碰巧打中了大清国的渔民呢？”

卡杰里道：“用他们大清国人的话说，乾隆皇帝龙颜震怒了，派了个钦差大臣专门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
约翰逊问：“这位钦差是什么职务？”

“他叫和珅，是清朝皇帝最信任的大臣，和英国首相差不多。用我们的话说，他是大清国政界的一颗明星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但愿他能够讲道理，不以势压人。”

“约翰逊先生不要忘了，这是个炫耀武力的国家，我们要格外小心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就请你领我一起去拜见这位钦差大人吧。”

两广总督衙门大堂，郭世勋坐在高高的公案后，十数名武官盔甲严整地站立在大堂两侧。

郭世勋叫道：“丁三泰！”

一武官出列：“末将在！”

郭世勋命道：“你带一营士兵乘炮船从珠江入海。”

丁三泰得令退下。

郭世勋又叫：“珂里特，董其峰！”

二武官出列：“末将在！”

郭世勋道：“你们各带一营士兵，东西两面从海上包抄。”

珂里特、董其峰齐声道：“是！”

郭世勋又命：“其余众将，各带本部人马在岸上策应，务必将

海上英夷全数羈押，一个也不许他走脱！”

众武官齐声大吼：“遵命！”

郭世勋厉声道：“若有大胆的英夷开炮顽抗，尔等如何处置？”

众武官吼声如雷：“格杀勿论！”

郭世勋一拍桌子：“好！”

众武官正要散去，忽听一声唱呼：“钦差大人到！”

呼声未落，和珅快步来到大堂。

众武官向和珅施礼：“参见钦差大人！”

和珅略一拱手，对郭世勋道：“郭制台，你这是调兵遣将啊？”

郭世勋情绪激昂地应道：“分兵数路，将海上英夷一律扣押，大人你看如何？”

和珅淡然一笑，悄悄对郭世勋道：“郭制台，我看，倒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吧？”

郭世勋急了：“大人这是何意？绿营调度已毕，正好扬我军威，岂能收回成命！”

和珅摇摇头：“杀鸡不用牛刀，对付几个英夷只消一纸通牒，他们自会乖乖就范，如临大敌反倒显不出我大明天威。”

众武官还在急煎煎地待命。

郭世勋只好不快地对众人道：“钦差大人说了，尔等回营待命。”

众武官一齐跪下，叫了声：“大人！”还想说什么。郭世勋火不打一处来，吼道：“退下！”

众武官只好退出大堂。

和珅看着呆呆发愣的郭世勋，说道：“世勋兄稍安勿躁，你我拟一份通牒吧。”

这时，一名亲兵快步走进来，向郭世勋打了个千：“禀制台，两名洋人求见！”

和珅、郭世勋都有些意外。

和珅道：“怎么样？通牒尚未发下，他们就先来了。”

郭世勋大声地吩咐：“带进来！”

和珅在公案后入座，郭世勋陪坐在侧。卡杰里与约翰逊一道，被清兵带上公堂。

二人走上前，向上跪拜后，抬起头。

和珅看着二人问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卡杰里道：“报告钦差大人，这位是大不列颠帝国商会的负责人约翰逊爵士，我叫卡杰里，是约翰逊先生的助理。”

和珅板起面孔，严厉地道：“本钦差是代大清帝国和你说话，你们听着，英国商人在虎门杀死我大清渔民，该当何罪？”

约翰逊辩解道：“钦差大人，我提醒阁下，那只是误伤。”

郭世勋一听就火了：“胡说！”

和珅摆手向郭世勋示意，转问约翰逊：“怎么说是误伤？”

约翰逊道：“是三名水手放炮庆祝圣诞节，不幸打中了贵国的渔民。”

和珅道：“大清法度，杀人偿命，有何话说？”

卡杰里忙说道：“约翰逊先生对这件不幸的意外深表遗憾，同时我听说贵国的杀人案也有调查审理的程序，因此恳切地要求钦差阁下先把案情调查清楚。”

郭世勋怒道：“少啰嗦，交出凶手，以正国法！”

和珅略一思索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本钦差就先查查这个案子。”

约翰逊和卡杰里听到这话，立即叩拜道：“谢谢钦差大人！”

很快，和珅来到广州城郊渔村一灵堂，只见白幡低垂，香烟缭绕。香烛前并排摆着三个灵牌，死者家属默默守在灵前。很多渔民聚在灵堂里，满脸悲愤。

和珅带领两名亲兵面容悲戚地步入灵堂，也不说话，径直到灵前捻香。

死者家属们见来者是个官员，连忙跪地还拜。

“钦差！这是钦差大人！”一位老者忽然大喊。

众人愣住了。

老者道：“你们还不信吗？我在接官亭边亲眼见过，快来叩拜

钦差啊！”说着带头跪下。

灵堂里的众渔民也都跪成一片，齐声喊道：“叩见钦差大人！”

和珅表情凝重地说：“各位乡亲请起。”

死者的一位遗孀忽然失声痛哭，膝行几步，向和珅连连叩头道：“钦差大老爷，您要为民妇讨个公道啊！”

和珅亲手扶起这个女人，道：“大嫂节哀，国有国法，本钦差就是为公道来的。来呀。”

一名亲兵应声上前：“在。”

和珅用手一指：“交给他们。”

亲兵答应一声，掏出一张银票，交到妇人手上。

妇人看着那张银票，惊奇得嘴都张大了。

有人惊呼：“一万两！”

和珅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你们三家都倒了顶梁柱了，这点银子就给你们补贴生计吧。”

死者家属一边哭一边叩头谢恩。

还是那老者最先清醒过来，叫道：“哎呀，别光顾了哭，忘了给钦差大人看座了，快搬椅子！”

早有人搬过一把椅子，和珅也不谦让，居中坐下，对老者道：“老人家，洋夷开炮伤人之事，可有人亲眼得见？”

老者道：“钦差大人可问着人了，小老儿就亲眼看见了。”

和珅一喜：“哦？老人家仔细说说。”

老者道：“那一日，我们出海捕鱼，却见那些洋鬼子的商船上出了怪事。按说，端阳过了，中秋也过了，又还不到过年的时候，洋鬼子却披红挂彩，又唱又跳又喝洋酒，过起什么洋节来，还要把一棵树搬到船上去，在树上点了很多鬼眨眼似的亮泡子。大伙儿觉得奇怪，就把船划近了去看，洋鬼子也实在可恶，过节也就罢了，偏要打什么大炮，这一炮轰出来，可就要了三位兄弟的命了，唉……”

和珅沉思着，忽然问：“这么说，他们的炮口是对着渔船的？”

老者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是对天放的，可炮弹不长眼啊。”

和珅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老者道：“不管他对天还是对地，杀人就得偿命，大人要替百姓做主啊！”

和珅大声道：“本钦差一定秉公而断。”

广州驻防绿营兵营内，郭世勋激昂地向众武官说话：“各位不可松懈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就下海缉拿英夷！”

丁三泰道：“制台，钦差大人不是查案去了吗？”

郭世勋颇有些愤愤地道：“人都死了，还查什么查？身为钦差，他无非是要摆出办差的架势，若都依了我，就显不出钦差的身份，临了，该抓的还得抓，该杀的还得杀！”

丁三泰道：“我等听从大人吩咐。”

和珅走出广州钦差行辕门口，招呼亲兵：“来呀！”

亲兵应声而至。

和珅吩咐：“备轿，去总督府。”

亲兵答应一声：“是。”刚转身走开，一乘轿子来到门口。广东藩司莫维躬身出轿，趋向和珅，结结实实打了个千：“和中堂，下官广东藩司莫维，特来叩拜。”

和珅愣了一下：“哦？请。”遂将莫维让进客厅。

进了客厅，二人坐下，莫维将一本账册递到和珅手上：“大人请看。”

和珅翻看账簿，片刻，深感意外地问：“洋夷尚欠你关税银子七十万两？”

莫维点头道：“下官就是为此事来的。大人要查办洋商，务请给下官个转圜余地，让我先把这些账收回来。倘若欠债未清，大人先办了他们，我这七十万两银子可就打了水漂了。”

和珅道：“本钦差查办的，是肇事元凶，这与你的账务何干？”

莫维道：“中堂不知道？听说朝廷派您来严办，那些洋商早就吓破了胆，都要卷铺盖回去。跟他们做生意的广东商户也要关门大